

追究“紫金”，更要追责政府

超声波

Ultrasonic Wave

□ 时事评论员 刘洪波

紫金矿业污染汀江，已从事件变成案件。最新消息说，紫金矿业三名员工已被刑事拘留。在事件层面，则有上杭县县长、县经贸局局长停职、主管副县长和龙岩市环保局长被责令辞职、县环保局局长行政撤职。

这就是说，紫金矿业污染案件的处理，终于回到了应然的轨道。从一起企业问责事件，转换到以行政问责为主，兼及刑事问责和企业追责的案件，这是必须的，而且这才有可能彻底。

在这一转变出现之前，诸多媒体一直在追问紫金矿业为何迟报汀江污染事件的问题。这固然是值得追问的问题之一，但尤其重要的方面，是媒体没有看到紫金矿业污染事件迟报的第一责任，仍然在于政府。

如果我们认同紫金矿业污染事件前一阶段的处理，那么，紫金矿业甚至是一个“勇于担当责任”的企业。在那个处理模式下，事件将被描述为紫金矿业的正常操作因为不断降雨导致地下水位异常，从而意外发生了废水泄漏。而地方政府则高度负责，

紫金矿业污染案件令人愤怒。如果说以前最令人愤怒的是信息迟报，现在迟报已经降为其次，最令人愤怒的是长期非法直排污水，以及政府对这种行为无所觉察或者知而不理。

积极收购死鱼以挽回农民损失，而且保证了饮用水安全。

这是多么荒唐的一种解释模式。环保部的调查是，降雨导致的地下水异常，只是污染发生的因素之一，而主要原因是第一，紫金矿业的诸多生产用水池长期未作底部硬化处理，第二，其污染废水长期非法通过排洪洞和集渗观察井直排汀江，2009年9月被责令整改后未有改观，第三，汀江水质自动监测设备损坏且未修复使污染未能及时发现。紫金矿业不仅生产设施、监测手段都存在漏洞，而且长期非法直接排放污水。

紫金矿业迟报污染的行为，固然是重大问题，但主要是一家上市公司与其股东之间的关系，它应当让股东及可能成为其股东的公众及时获知其经营状况。发生污染后，紫金矿业当然也应当向社会公开信息，因为污染是一种公共事件；然而污染事件信息未及时发布的信息，更在于政府。因此，舆论追问的首要目标，是政府而非紫金矿业为何没有及时公布信息。如果紫金矿业没有向政府呈报，那么政府必须对紫金矿业严加惩处；如果紫金矿业已

经报告，而政府隐匿信息，那么政府必须承担隐匿迟报的全部责任。

此次紫金矿业污染事件，7月3日发生，7月12日才由福建省环保厅通报。在这9天时间里，上杭县政府、龙岩市环保局、福建省环保局做了些什么？我们现在还知道，紫金矿业曾经发生过污染汀江事件，但直至此次污染事发，才被媒体回溯曝光。这就是说，汀江污染事件可以在完全信息不透明的情况下发生、处理。

紫金矿业与当地政府的关系，究竟如何？隐匿污染信息，到底是企业擅自而为，还是企业与政府合谋共谋？如果一个地方的政府，可以罔顾公众安危，与企业同进同退，它所体现的到底是人民性还是资本性？

紫金矿业那些非法向汀江直接排放污水的人，应当受到刑事处罚。紫金矿业不惜污染一个流域，而不改进其治污手段，应当依法受到处理。在公司运营层面，紫金矿业无视股东权益，隐瞒企业信息，迟报污染事件，也未使人获知其治污措施欠缺所包含的经营风险，股东完全有理由要求其履行相应责任。

上杭县、龙岩市乃至福建省的

相关权力机构，在紫金矿业污染事件中应当担负何种责任，应不止于现有处理。一些官员停职、辞职和撤职，这只是行政责任的体现。而相关政府和权力部门在污染事件中是否存在与企业同声相应、罔顾民众安危的行为，相关权力以及官员是否存在与企业的正当往来，是否存在腐败行为，权力或者官员是否存在渎职行为，是否需要刑责追究，也理当一并查清。

紫金矿业污染案件令人愤怒。如果说以前最令人愤怒的是信息迟报，现在迟报已经降为其次，最令人愤怒的是长期非法直排污水，以及政府对这种行为无所觉察或者知而不理。

还有多少企业在非法直接排放污染物，还有多少个地方在无视污染行为？根本的问题是，如果政府容忍企业污染行为，民众能够拿它怎么办？

刘洪波
(著名评论家 资深媒体人)

“只要富翁有一种带头作用，平民是最大的力量，因为富翁带头平民跟上了，假如富翁能捐500亿，甚至过千亿，平民就能过两千亿。”

——北京师范大学壹基金公益研究院院长王振耀表示，在慈善捐款额达到2000亿元后可望化解中国的贫富矛盾，消弭仇富情结。



王振耀

别装了，公众的眼光很毒的

——回应《平遥涨价和黛玉裸死》(7月11日 柒周刊 A19版)

平遥涨价和黛玉裸死这两件事表面上看，风马牛不相及，一个是现实，一个是出戏。可是往深里想，两个异曲同工，都是在演戏。黛玉裸死不用说，把导演严肃的一本正经的解释放一边，它就是在炒作，让媒体和公众搭理它，来

提高收视率；平遥涨价之前曾经哭穷，曾把公务“霸王游”的潜规则公之于众，就在人们期待它对潜规则说不的时候，它来了个涨价，哭穷在前涨价在后，这不是演戏是什么？

(南京 姚平裕)

希望领导下井不是“四菜一汤”

——回应《领导下井与四菜一汤》(7月11日 柒周刊 A23版)

领导下井与矿工共担风险，肯定是个好措施，如果能够长久实施下去，对减少矿难肯定有帮助，因为矿难发生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一些领导对井下作业安全的不重视，之所以不重视，是因为他们在井

上，不能和井下的工人感同身受。现在有人把它与“四菜一汤”放在一块说事，有道理，因为“四菜一汤”也曾轰轰烈烈地实施过，但是半途而废。领导下井的命运如何，我们拭目以待。

(南京 王力刚)

杯具，国人成化学专家

——回应《在中国，三聚氰胺是个形容词》(7月11日 柒周刊 A3版)

中学时学过化学，元素表很难背，因为那些个元素都是些很难人的“生词”，而且它们与现实生活联系不大。但是三聚氰胺反反复复地出现，让我记住了这个词，相信很多国人都已经耳熟能

详。拜那些胆大妄为的企业所赐，化学知识似乎得到了普及，可是这个代价也太大了，里面有伤痛，有泪。希望这样的“普及”，到此为止。

(南京 李方)

偷排，就罚他个倾家荡产

——回应“化工污水随大江东去”(7月11日 柒周刊 A8版)

水污染事件频发，一些不法企业无视国家的法律法规，偷排现象屡见不鲜，江海湖泊成了他们倾倒毒废水的下水道。怎样才能有效遏止这一现象？笔者认为，政府部门

首先要确立发展经济不能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理念，对企业严加监管，加大处罚力度，罚他个倾家荡产，只有这样才能从根本上保护好水环境。

(大丰 钱扣荣)

直接引语

Voice and Opinion

“接待就是硬道理，接待就是生产力。”

——基层干部对泛滥的公务接待已经不胜其烦，但广西某县级市政府还是提出了这样的口号。

“从局长变成书记，当然是属于处理。”

——江西省丰城市卫生局局长甘志华因在抗洪期间外出旅游被免职后转任卫生局党委书记，丰城市纪委书记陈学军解释这种职务变动。

“我发现我才是非主流的。”

——在《非诚勿扰》女嘉宾、江苏省委党校女教授黄茵看来，今天社会的主流价值，太过强调成功，太以成败论英雄了。

“不是我的就不要！”

——父亲眼疾正愁无钱治疗的重庆11岁少年喻昌帅，捡到2000元后雨中步行3公里交警察。

“他们不是不懂，是不愿意懂。”

——《唐山大地震》将在北美上映，冯小刚对“好莱坞观众”能否看懂此片不抱希望。

“没有人对反腐工作的实际情况满意——无论是普通百姓还是政府官员，甚至连腐败分子都不满意！”

——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表示俄罗斯的反腐工作没有取得实质性成果

“你能想象我去贝当古家和一堆人一起吃晚饭，然后堂而皇之地带着现金离开吗？”

——法国总统萨科齐否认自己曾收受法国首富、欧莱雅集团继承人贝当古的政治献金。

“我想念父亲，但我们是不同的，我希望世界和平。”

——本·拉丹的第四个儿子奥马尔表示，他相信父亲依然活着，但不知道其藏身何处。

“美国绑架我的主要目的是与伊朗玩政治和心理游戏。”

——去年在沙特阿拉伯失踪的伊朗核科学家阿米里返回伊朗后称自己失踪时遭美国中央情报局特工绑架。

“有本事让她自己穿着高跟鞋到泥地里走一圈，我倒想看看她能走得优雅多好看。”

——罗马尼亚旅游部长乌德雷亚把高跟鞋作为礼物送给洪水灾区的灾民，民众对其冷嘲热讽。



(上星期柒新闻周刊封面)

名嘴同期声

Simultaneous Comments by Celebrities

白岩松 新闻171



“当我们越来越照顾了面子问题的时候，谁更照顾里子呢？”

——南方有不少城市遭遇了严重的内涝，白岩松认为一个原因就是城市规划重地上轻地下。

孟非 零距离



“官员的问责力度和诚意实在不足以‘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也实在不能令公众满意。”

——问题官员不足一年就复出的新闻，让孟非对国内的问责力度感到失望。

东升 东升工作室



“我们应该用两个动词，一是‘谢谢’，二是‘帮助’。”

——东升所说的谢谢和帮助的对象是南京栖霞区万寿村的“无证幼儿园”，在他看来不能简单地以是否合法对待它们。

吴晓平 听我韶韶



“雨花台区的警钟敲的不仅仅在雨花台区。”

——南京大雨问责，处理了雨花台区三位政府官员，老吴认为南京各个区在这件事上都有责任吸取教训。



读者来信

Letters to the Editor

欢迎读者来稿，发表您的看法和对《星期柒新闻周刊》的阅读反馈，200字以内优先发表，稿酬从优。

E-mail: njmengqiu@163.com